



Secret Of The Seventh Son

一部熔连环杀人、宗教阴谋、寓言启示于一炉的悬疑小说

第七子

死亡之神

Glenn Cooper

[美]格伦·库珀 著 胥丹丹 译

比《51区》更出人意料，比《达·芬奇密码》更值得期待！
荣登意大利图书畅销榜冠军和英、法、德、西十大畅销书排行榜榜单

CS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Secret Of
The Seventh Son

第七子

死亡之神

[美] 格林·库珀 著

胥丹丹 译

CS 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第七子：死亡之神 / (美) 库珀 (Cooper, G.) 著；胥丹丹译. — 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2.12

ISBN 978-7-5438-9112-8

I. ①第… II. ①库… ②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当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10053号

LIBRARY OF THE DEAD by Glenn Cooper
Copyright © Glenn Cooper 2009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4
By Hunan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
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, Inc. in association with
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第七子：死亡之神

著 者 (美) 格伦·库珀

译 者 胥丹丹

出 版 人 谢清风

策 划 人 周 政

责任编辑 胡 萍

装帧设计 仙境书装

内文设计 李映龙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 410005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08月第1版

2014年0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30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9112-8

定 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目录 CONTENTS

001/ 2009年4月21日

纽约

一个货真价实的……棺材！大约1英寸高，钢笔手绘的轮廓。

006/ 一年前

马萨诸塞州 剑桥

他芦苇般干涩的喉咙仿佛传出：“不，如果我告诉你们，其他人会杀了你们。”

013/ 2009年4月22日

纽约，斯塔恩岛

他发现那张明信片，画着棺材，写着日期：2009年4月22日。他看了看，满意地笑了。

015/ 2009年6月10日

纽约

“又出现一张明信片。不过这次有点不一样：日期到了，那人还活着。”

028/ 1947年2月12日

伦敦

丘吉尔一瞬间恢复了精神。他的血液沸腾了，就像从前一样。“必须向公众封锁消息！我们刚从噩梦中醒来。这只会把人们带回黑暗和混乱。”

035/ 1947年7月10日

华盛顿

“它的官方军事编号是NTS51，总统先生。工程师们叫它51区。”

042/ 2009年6月11日

纽约

明信片被装进袋子里，还贴了标签。另一面是那个小小的棺材图案和日期：2009年6月11日。

051/ 七个月以前

加利福尼亚州比弗利山庄

“我是说每天去51区上班得有多刺激！我是说，那些头号秘密，想想我就兴奋！”

065/ 2009年6月23日

纽约

第九个受害者。

083/ 公元777年7月6日

英国维克提斯修道院

已经死亡的子宫正在生下另一个孩子！第七个儿子，就是这个姜黄色头发的孩子，掌握着这房里每一个灵魂的命运。

095/ 2009年3月19日

拉斯维加斯

闪念之间，他有了完整计划，每个细节都栩栩如生。片刻功夫，他认定这计划完美无缺。

116/ 2009年6月23日

纽约城市岛

“你看到了吗？”她问道，“桌子上有张明信片。”

127/ 公元782年9月17日

英国维克提斯修道院

这个孩子是第七子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他有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。

142/ 2009年6月25日

拉斯维加斯

“我不认为你们能抓住那人。”

“哦，不，不。我会抓住他的，一定会的！”

158/ 2009年6月28日

拉斯维加斯

“因为根本就没有末日杀手。”

163/ 公元795年7月6日

英国维克提斯修道院

这些名字每天不断从他的鹅毛笔下进入到他正在书写的上百、上千、成千上万的页码中。

170/ 2009年7月15日

纽约

剧本的字体。Courier 12号字体，和末日杀手明信片上的一模一样。

179/ 2009年7月28日

拉斯维加斯

她接过稿子开始读起来。陌生人的名字跃然出现在纸上：Drake、Napolitano……
末日案件的受害者。全部都是。

188/ 公元799年10月12日

英国维克提斯修道院

“这么巨大的工作量怎么延续下去。我们现在有答案了。”

1947年1月30日

英格兰·怀特岛

195/ “这是我！该死的，我竟然在这儿！他们在地狱里怎么知道杰弗里·菲利浦·亚特伍德要在1895年1月14日出生呢？”

2009年7月29日

纽约

216/ 联邦调查局纽约办公室新近颁布了一纸针对它的雇员特工威尔·皮蓬的逮捕令。

234/ 2009年7月30日

洛杉矶

“他把保密材料给了一家公司！一家人寿保险公司。”

250/ 2009年7月31日

洛杉矶

一个3×5英寸的卡片，有明信片那么大——手绘棺材，末日棺材，还有一行字：比弗利山庄酒店，7号房。

274/ 2009年8月1日

洛杉矶

这是我知道的全部，也是我需要知道的全部，他想。他颤抖着。

279/ 公元1297年1月8日

英国怀特岛

150名黄发青年、少年集体将鹅毛笔插进自己的眼睛，鲜血喷射而出，房间的地板、桌子和椅子逐渐都抹上了厚厚的一层血迹。

295/ 2009年8月1日

洛杉矶

“2010年5月12日，一个叫飞利浦·韦斯顿·皮蓬的孩子将会诞生。现在算起，离那天大概还有9个月，那是我们的孩子”。

301/ 1297年2月9日

怀特岛

每一张都印着“2027年2月9日”这个日期，格式都一模一样。“终结的日子。”鲍德温说，“世界末日。”

303/ 致谢

304/ 尾声

2009年4月21日
纽约

戴维·斯威舍旋按了下黑莓手机的指令键，查看一家客户公司财务总监发来的邮件。那家伙说想找个时间从哈特福特来一趟，和他谈一笔债务融资的问题。这些日常事务，为了回家，他把这些事情都搁了搁。他拇指揿键，边回复了邮件，边将林肯城市轿车猛地窜进走走停停的派克大道的车流中。

手机铃声响起，又一封邮件。是他的妻子：我有惊喜要给你。

太棒了！迫不及待！他回道。

豪华车窗外的便道上，纽约佬步履匆匆。整个纽约都沉醉在早春的第一抹气息中。泛白的夜灯下，轻暖的空气提振了人们的精神，加快了人们的脚步。男人们脱下夹克衫，挽起袖子，感受拂面而来的微风；女人们也穿上了轻柔的短裙，让春风从腿间自由穿过。一切都生机勃勃，欲望高涨。荷尔蒙，就像北冰洋里冰封的船只一样，也在场春天的消融中苏醒，开始蠢蠢欲动。今夜，这个城市将有动静。一栋高层公寓中，有人正兴味盎然地播放着史特拉文斯基的《春之颂》，音符以浑然的立体声自开着的窗扉飘逸，与城市刺耳的喧嚣混合。

戴维没有留意这一切。他正全神贯注地盯着他那小小的、泛着微光的手机屏。由于涂色的车窗玻璃遮掩，同样也没人注意到他。这位36岁的投资

银行家头发茂密，身着巴尼斯精品店的轻羊毛西装，俨然生活富足，但是他却满面愁容。这一天的工作毫无进展，他深感沮丧。

出租车在他的房子前停住。派克大街81号街区，从路边到门口14英尺的距离。空气真是沁人心脾，他漫步着，深吸一大口以示庆贺，并对看门人挤出个笑脸。“还好吗，彼得？”

“还成，斯威舍先生。今天的市场行情怎么样？”

“简直就是大屠杀啊。”他敷衍着。“还是把钱藏在床垫下吧！”两人开着玩笑。

他是在“9·11”后买下的这栋房子，超值。这房子质量一流，它位于派克大街，有着12英尺的层高，摆得下餐桌的厨房，超级好用的壁炉，是难得的宝物。当时，市场低迷，卖家也很紧张。他喜欢抄底，在任何市场抄底。就这样，他拥有了这个更大的空间，是一对膝下无子的夫妻根本用不到的空间。不过，出手这栋房子是个很大的成功，家人对此大加赞赏，这总让他感觉超好。而且，即使打折销售，现在升值也已经超过7/5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这是一笔相当划得来的生意，他经常这样提醒自己。

信箱空了。他问道：“彼得，我妻子回来了吗？”

“大概十分钟以前回来的。”

这真是惊喜。

她的公文包放在客厅桌子上，压着一大堆信件。他轻声关上门，踮起脚尖，打算蹑手蹑脚溜到她身后，一把抓住她的乳房，再压住她的臀部——这是他惯用的小把戏。但是意大利大理石地板破坏了他的计划，尽管家居鞋非常软，脚步也很轻，发出的回声还是出卖了他。

“戴维？是你吗？”

“对啊，你到家真早。”他说，“怎么回来了？”

她的声音从厨房传来：“我出庭的时间推迟了。”

小狗听到他的声音，从公寓另一头的客卧全力冲过来，小爪子在大理石地板上滑动着，像个曲棍球运动员。这小卷毛儿差点把自己撞到墙上去。

“彭博！”戴维大喊。“亲爱的小宝贝！”他放下手提箱，抱起这团扑腾着的小白球。小贵宾犬舔着他的脸，粉粉的小舌头像活塞一样，还使

劲摇着它短短圆圆的小尾巴。“别往老爸的领带上噓噓！你不会吧？乖宝宝。亲爱的，带它散步了吗？”

“彼得说，里卡多4点刚带它出去过。”

他把小狗放下，强迫症似的，按照他一贯的方式，把信件分成几类：账单，报表，垃圾信件，私人信件，他的目录，她的目录，杂志，明信片？

一个普通的白色明信片，上面用黑体字写着他的名字和地址，他翻过来看。

一个打印的日期：2009年4月22日。日期旁边的图案立刻让他懵了：一个货真价实的……棺材！大约1英寸高，钢笔手绘的轮廓。

“海伦！你看见这个了吗？”

高跟鞋叩响大理石地板，他的妻子走进客厅，这真是完美登场：浅蓝绿色的阿玛尼套装，精致的双层珍珠项链正悬在若隐若现的乳沟处，同系珍珠耳环在精心打扮发型中玩着捉迷藏。她绝对是公认的美人儿。

“看见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这个。”

她看过来。“谁寄来的？”

“没有寄件人地址。”他说。

“邮戳是拉斯维加斯的。那儿你认识谁？”

“天啊，我不知道。我在那儿做过生意——但现在我谁也想不起来。”

“没准这是个什么物件的促销手段，一个恶作剧的广告。”她猜着，递回明信片。“明天肯定会收到个其他东西，就能解释清楚了。”

他稍稍安心了。她很聪明，总是能把事情看透。但是，仍然，“真败兴，我是说，该死的棺材。”

“别让这玩意儿破坏心情。大好时光，我们都在家，这多棒啊！不想去 Tutti's？”

他把明信片扔进垃圾堆，抓了一把她的屁股。“在我们亲热之前还是亲热之后？”他问，希望答案是“后”。

那张明信片让戴维整晚坐立不安，虽然他再也只字未提。等甜点的时候想着，和她亲热的时候也想着，睡前带彭彭外出嘘嘘时也想着。这也是他睡前想的最后一件事，那时她在旁边看书，夹在书上的曲别针发出微弱的青白色的光，照着主卧里黑乎乎的境界。

棺材一直惊扰着他。9岁的时候，他5岁的弟弟死于威尔姆氏癌。巴里小小的棺材，停在小教堂里。那具光滑的红褐色棺材，一直萦绕在他脑海里，纠缠不休。寄来明信片的人真是头脑简单的白痴。

醒来的时候，差一刻钟5点，闹钟还没响。他关了闹钟。小贵宾犬跳上床，开始它每天早晨第一件事——转圈圈儿。这是它古怪的必修课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”他咕哝着，“我起来了！”海伦继续睡着。银行家上班比律师早，所以早晨遛狗归他负责。

几分钟之后，戴维向夜间门卫问着早安。彭博使劲拽着他，走进拂晓的清寒中。他把运动服的拉链拉到嗓子眼，按照既定路线，向北出发——走到82号街区，小狗总是在那儿完成它的大部分任务，再向东走到雷克斯街，在刚开门的星巴克喝杯咖啡，然后再返回81号街区，回家。这个早晨的派克大街，如同往日，车来车往，出租车和运输卡车疾驰而过。

他的大脑永不停息地运转着，他发现“清冷”的概念很荒谬。他总是会专注于某个问题，可是今天，在快走到82号街区的时候，他却没法专心思考任何特别的问题，而是天马行空，满脑子充斥着各种未完成的工作。谢天谢地，那张明信片暂时被抛诸脑后了。接下来要转入一条不知名的小路。黑漆漆的小路，路边挺立着两排树。凭着都市求生的技巧，他差点改变既定路线——要是继续向前走，就到83号街区了——但在敢赌服输的男子汉气概激励下，他没有打退堂鼓。

相反，他穿过马路，到了82号街区的路北，这样方便观察路边那个黑人小伙儿。这家伙在街区的三分之一路段处漫无目的地转悠。如果他也跟着过了马路，那就说明自己有麻烦了，那时赶快抱起彭彭跑路还来得及。他在学校练过田径。甚至还来得及带走彭彭这个小毛球。低头看看，脚上蹬着耐克鞋，鞋带系得挺好，够紧。这么看，无论情况多糟，逃命应该没问题。

路那边的小伙子从街区另一头走过来了——细高个，穿着帽衫，帽

子扣在头上遮住了眼睛。他盼着赶快来个车，或者别的行人，但路上安静得仿佛凝固了，两个男人，一条狗。他甚至可以听到那人的新胶底运动鞋踏在路上的声音。那些褐色石头房子都是一片漆黑，居民们都还沉浸在睡梦中。最近的有门卫的房子靠近列克星敦。面对面了，他的心一下子怦怦乱跳。不要有眼神接触！不要有眼神接触！他接着向前走。那人也继续向前，两人渐渐拉开了距离。

他转身膘了一眼，那人转到派克大街，消失在转弯处。他如释重负，长出了一口气。真是该死的胆小鬼，他自责道。还是个种族歧视的家伙！

走到一半，彭彭到了它最爱的地点。它四下里嗅嗅，蹲下了。挨到拳头后的戴维不明白为什么他没听到一点动静。可能他走神了，正想着他和资本市场的头儿第一次会面，或者在专注于观察小狗寻找它的风水宝地，或者回忆起昨晚海伦扯下胸罩的样子，也或者那家伙耍了隐身术的把戏，但这隐身术还停留在科研阶段啊。

戴维被打到了太阳穴，膝盖重重地跪在了地上。他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蒙了，甚至忘了害怕。这一拳把他的脑袋打成了一锅粥。他看到彭彭结束了。听到什么关于钱的话，感觉到有人在翻他的口袋。看到面前刀光一闪。感觉到手表被拽走，接下来是戒指。突然他想起那张明信片，该死的明信片！然后就听到自己在问：“是你寄来的吗？”他觉得他听到了回答：“是的，我寄的，你妈的！”

一年前

马萨诸塞州 剑桥

哈佛广场OM餐馆，人声鼎沸。其他人还没有到，威尔·皮蓬准备先去喝上一杯。这里装修风格是时下大热的亚洲情调。古里古怪，威尔耸耸肩。幸好这里有酒吧，有冰块和苏格兰威士忌，满足最低要求。吧台后是一堵切割粗糙、颇具艺术气息的石砌墙。他打量着墙上明亮的平板电视和蓝色的霓虹灯，疑惑地问自己：我为什么要来这儿？

一个月前，他来参加大学毕业25周年聚会的可能性还是零。知名律师吉姆·齐肯多夫不依不饶地发着邮件，花言巧语，变着招数地说说他和大家，直到所有人都点头答应。现在他出现了，和许多47或48岁的人一道重返哈佛校园，感受青葱岁月如白驹过隙。他不打算参加全部活动。没人能说服他和1983届的同学一起走进300周年纪念剧场。但是他同意从纽约开车赶过来参加室友聚餐，在吉姆威斯顿的家中住一晚，第二天一大早赶回去。要是浪费两天以上的假期，他会被骂得很惨。

威尔的酒杯一直空着，酒保忙着接应下一位顾客。他把杯里的冰块晃得哗哗响，想提醒一下这人。结果吸引来一个大约30岁、肤色黝黑的女人的注意。她排在威尔后面，正向酒保挥着20块钱。一阵浓烈的香味袭来，她俯身到他厚实的背上，问道：“方便给我带份甜菜吗？”

威尔半转过身，视线正好与紧裹着羊绒的胸部齐平，还有那20块钱，

正在纤长的手指间晃动。他对着她的胸部说：“乐意效劳。”再转头，他看到一张漂亮脸蛋，淡紫色的眼影，富有光泽的红唇。他投以赞赏的眼神，同时嗅到有机可乘的味道。

她轻盈地把钱收了回去。“多谢，”他把凳子往后挪了挪，让她挤到面前这小小空间里。

不一会，威尔的肩被拍了下，紧接着有人大喊：“我说过我们会在酒吧找到他的！”一张光滑得近乎女人般的笑脸，是齐肯多夫。他头发依然茂盛，向后梳着一个爆炸头。威尔一下子记起1979年，他们在哈佛校园的第一次相遇。一个是佛罗里达狭长地段来的金发碧眼的大个子白痴，像极了在甲板上扑腾的鲑鱼。另一个是本地人，毛发浓重，骨瘦如柴却大摇大摆，带着那种天生就是哈佛人的洋洋自得。齐肯多夫旁边也许是他的妻子。这女人有着惊人的丰满臀部，看起来很像是个主妇。威尔看着她，猜测这和他上次参加婚礼时见到的那个苗条新娘是不是同一个人，毕竟那已经是1988年的事了。

跟齐肯多夫夫妇一起的还有亚历克斯·丁内斯坦和他的女朋友。亚历克斯生得小巧身材，皮肤也晒成了古铜色。在室友中，他看起来最年轻。他穿着一身昂贵的欧洲定制西装，胸前口袋里插着他牙齿一样白的精致手帕，炫耀着自己的好身材。他和大一时一样，头发喷足了啫喱，又黑又直。那时威尔一直认为他是个开染坊的——他染过了身上所有的地方。丁内斯坦博士必须保持年轻，为了胳膊上挽着的这位小甜心。这位长腿美女比他们年轻至少20岁，是位模特，身材火爆，几乎让威尔忘记了他的新朋友——她被丢在一边，正尴尬地喝着酒。

齐肯多夫注意到她：“威尔，不和我们介绍一下？”

威尔有点不好意思，笑道：“我们还没什么。”亚历克斯“哦”了一声，表示理解。

那女人道，“我叫吉莉安。聚会愉快。”说着准备离开。威尔没说什么，递给她一张名片。

她扫了一眼，脸上掠过一抹不易觉察的惊慌：威尔·皮蓬，联邦调查局特工。

她走后，亚历克斯安慰似的拍了拍威尔，挤眉弄眼地说：“她可能从

来没遇到过隐藏得这么深的哈佛毕业生，哈。兄弟，你是打算金屋藏娇，还是觉得见到我特别开心？”

“去你的，亚历克斯。见到你很高兴。”

齐肯多夫赶着大伙去楼上餐馆，忽然想起来还少个人。“有谁见到沙克尔顿了吗？”

“你确定他还活着？”亚历克斯问。

“有明确线索，”齐肯多夫答道，“我们通过邮件。”

“他不会来的，他恨我们。”亚历克斯断言。

“是恨你，”威尔说，“是你把他用胶带粘到床上的。”

“非要提这事，你当时也在场！”亚历克斯窃笑起来。

餐馆里放了尼泊尔风格的塑像，还有整一面墙的佛教壁画，看起来颇有博物馆的感觉。他们预订了俯瞰温斯洛普大街的位子。走近一看，有人正孤零零地坐在那，很紧张似的在摆弄着餐巾纸。

“嘿，看这是谁！”齐肯多夫大喊。

马克·沙克尔顿这才抬起头来，好像他一直在躲这个时刻。他那小而挤在一起的眼睛躲在湖人队棒球帽下，滴溜溜转着。他脸上还是没有一点脂肪，脑袋看起来就像个深凹下去的圆形骷髅。依然是尖尖的鼻子，嘴巴紧闭。马克年轻时就不年轻，他直接长成了中年人。似乎大一——结束他们就再无联系，算起来不止28年了。威尔还是立刻认出了他。

这四个室友是个丑小鸭式的组合：威尔，一个容易相处的运动员，佛罗里达人；吉姆，布鲁克莱恩私立高中来的孩子，语速飞快；亚历克斯，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色魔；还有马克，独来独往的计算机呆子，来自附近的列克星敦。他们被安置在Holworthy，这栋新生宿舍楼位于树木茂密的哈佛校园最北端。两间小小的卧室里分别挤着上下铺，还有一个公用的房间，多亏了齐肯多夫父母有钱，准备了还说得过去的家具。那年九月威尔是最后一个到达寝室的，之前他先去足球队报了到，好准备下一个赛季的训练。那时候，亚历克斯和吉姆已经搭了伴儿，他拖着粗布包刚一进门，两人就蔑视着指向另一间卧室。马克在那，而且牢牢地长在了下铺，生怕有变动。

“嗨，你好！”威尔轮廓分明的脸上漾着灿烂的笑，“你多重？”

“140。”马克狐疑地答道。他努力与这个高出他不少的家伙交流着眼神。

“是这样，我少说也有225。你确定你放心我沉重的屁股和双脚睡在上面？就这摇摇晃晃的老掉牙的床？”

马克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无声地放弃了他之前的声明。也就在这时，社会等级永远的建立了。

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，热烈地聊起各种聚会话题。各种糗事都被他们从各自记忆中挖掘出来。两个女人是他们的听众，也成为他们各种细致描述的借口。亚历克斯和齐肯多夫还是一见如故，像喜剧俱乐部说相声的一对搭档，乒乒乓乓甩出各种逗人发笑的段子。威尔没那么妙语连珠，不过他安安静静地、慢慢悠悠地讲着那些昏天黑地的大学时光，也让众人听得入迷了。大家放声大笑时，马克却很安静，他礼貌地保持微笑，喝着啤酒，吃着亚洲风味的菜。齐肯多夫安排妻子负责拍照，她围着桌子，让大家摆着不同的姿势，不断按下快门。

新生室友组合就像还不稳定的化合物。一旦环境发生变化，组合破裂，分子就各自散开。大二那年，威尔去了亚当斯楼跟其他足球运动员一起住，齐肯多夫和亚历克斯一起去了莱弗里特楼，马克独自一人住在学生公寓（CORRIER HOUSE）。威尔偶尔能在电子政务课上见到齐肯多夫，但是基本上，他们已经有了各自的世界。毕业以后，齐肯多夫和亚历克斯留在了波士顿，他俩能时不时从报纸和电视上知道点威尔的消息。没人想起过马克。他消失了，如果不是齐肯多夫偶然在通讯录上发现了马克的邮箱，他现在可能仍然是他们记忆中的碎片。

亚历克斯还在大声的讲着一些新生的恶作剧，这次是关于莱斯利学院的双胞胎。那一晚使他的一生走上了妇科学的道路。亚历克斯不断升级的丑态令人生厌，他的女朋友盯着对面这个高大的男人，准备把话题转向威尔。这人正在平静地喝着威士忌。“那你是怎么跟FBI扯上关系的？”模特问道，以免亚历克斯开始唠叨下一个故事。

“是这样，我没资格进专业队。”

“不，快说。”她看起来是真感兴趣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威尔轻声答道，“我毕业后没什么明确方向。这几

个弟兄都知道他们想要什么：亚历克斯学医，齐克去了法学院，马克到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，对吧？”马克点点头。“我回了佛罗里达，花了段时间找工作。教过书，当过教练，后来那里的一个县警长办公室有个职位空缺。”

“你父亲负责执法。”齐肯多夫想起来了。

“巴拿马城副警长。”

“他还在世吗？”齐肯多夫的妻子问道。

“不在了，他过世很长一段时间了。”他喝了一大口酒。“我猜有遗传吧，这也是我障碍最少的一条路，所以我就去了。过了一阵，领导觉得有个绣花枕头似的哈佛毕业生做副手，不高兴了，他就让我去匡蒂科，正好滚蛋。就这样，一眨眼的工夫，我就快退休了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满20年？”齐肯多夫问。

“还有两年多一点吧。”

“然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钓钓鱼，除此之外我还没什么想法。”

亚历克斯倒着下一瓶酒。“你知道这家伙有多有名吗？”

她咬了咬嘴唇。“不知道，你有多有名？”

“我不出名。”

“瞎说！”亚历克斯叫道。“我们都喜欢FBI历史上最成功的连环杀手侦破专家！”

“不，我不是。”威尔强烈抗议。

“这些年你一共抓到多少人？”齐肯多夫问。

“不清楚。一些吧。”

“一些！那口气就像我对付过一些骨盆手术似的。”亚历克斯大声叫嚷起来：“人人都说你是那种人——绝无失手！”

“那是罗马教皇！”

“少来，我看到过关于你的报道，你用精神分析法处理了一个家伙，只用了不到半分钟！”

“兄弟，要解决你，我不用那么长时间的。不过，确实，你不能看到什么都相信。”